

柏林牆倒了

劉宇強



著



海天出版社



1993年4月于俄罗斯莫斯科红场



1993年4月于法国巴黎奥赛艺术博物馆



1986年4月于美国休斯敦女子中学



1987年3月于英国伦敦海德公园

洗尽红尘好作文

——序刘学强君《柏林墙倒了》

斯英琦

我们的灵魂是依附于我们的世界的，当世界扩大时，灵魂的归宿也就明亮一些，宽绰一些，在明亮宽绰的世界之中，我们会重新地塑造我们的灵魂。

刘学强在他多次游历欧美的行程中，把他的随感随思结成流动的文字，集为新趣纷出的一册。其中，有不少美丽的散文篇章，如《风车物语》、《亚特兰大的中国太太》、《苏格兰山水变奏》、《在美国“牛仔”的故乡》，体现了作者在灵魂家园中细腻的感受和温柔的思考。《US\$：我们信赖上帝》、《POUND：上帝保佑女王》、《DEUTSCHE MARK：钞票》、《FRANC：国王、国徽、艺术家》是一组知识性很强的小品，说钞票，说伦敦的金融交易，说法郎的票面印刷，说德国币制改革的巨大成功与负面阴影，都能要言不繁而意趣盎然，在把一张薄薄的钞票所承载的文化信息钩稽排列的同时，又顺手点出美、英、德、法诸国的文化特征。这一组文字的总体风格是轻松谐趣的，显示出作者成熟的笔力。写法国人的爱度假，说是“据闻 60 年代法国爆发了一场以青年人造反的‘大革命’，当时的戴高乐政府岌岌可危，好在 8 月太阳到来，法国人大多数放弃革命而去度假去了”（《FRANK：国王、国徽、艺术家》）。这种举重若轻的风度若能稳定下来，久而久之，学强就可能形成自己良好的风格。然而，红尘滚滚，障人眼目，现实

功利的世界对世人有着那么大的诱惑，使人耐不住寂寞，每到这时，作家就忙将冷眼换作热眼，成了一位俗世的匆匆过客，那急躁而善变的社会政治之流便使作家的笔挟裹着更多的新闻性、政治性、社会性、观光性和现实的启迪性，尽管他力求使自己的每一行文字都具有审美的魅力，但政治的思辨的色彩使他的文风终难以纯净地表现散文文体之美。

无论如何，作家毕竟是以“文化眼”在观光，写威名赫赫的拿破仑，便着笔于他对科学的莫大兴趣与贡献，从他历年征战而从不离军前马后的六只满载图籍的大木箱开始叙述，而切入这位伟人辉煌的一生（《拿破仑院士如是说》）。写摇滚乐，便着笔于传统与现实、文化与人的本体的分裂：“海德堡和其它德国城市一样被摇滚乐弄得摇来滚去。大街上、酒吧里全都充斥着这种令人畅快又令人狂热的音乐，如像大家忽然齐心协力的在做一件事，那便是将音乐最后从典雅的音乐厅里赶出去，携裹着他们自己，一起统统滚出去”（《哈啰，摇滚乐》）。这“统统滚出去”，能滚到哪里去呢？滚进天堂吧，不够资格，滚进地狱呢，未免残忍，是不是人们早已意识到结局的残酷才故意装得若无其事呢？读至此，不免又想起“上帝要你灭亡，必先使你疯狂”的那句百验不爽的箴言来了。

心灵的敏感使作家的观察力至为精细，在《失落的性别》中，他用旁敲侧击的笔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德意志职业女性简捷而清晰的速写像：“作客柏林，首先要拜访主人——柏林国际电视未来奖组委会副主席科夫曼女士……三天过去了，她还未正式露面，我们只是在会议厅的走廊中见到她忙碌的背影侧影而已。是忙碌的，一个国际电视节，牵头组织和操作只有她和主席布朗先生，不团团转才怪。直到第四天中午，我们偶而碰面，她完全是理智地与我们握手，眼睛平视但那股透视力显而易见，没有多余

的话,更不会中国式的‘问寒问暖’,她只是简要地介绍‘未来奖’情况,条理清晰而又哲理味十足……但是有一点我注意到了,不管有多少事等待他(她)忙,只要和你谈话,他(她)们的眼睛绝对聚焦而不散神。这种敬业乐业的职业道德令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然而,作者常常爱越俎代庖,一句“德国人,非喜怒哀乐溢于言表的性情中人,而是严谨认真追求十全十美性格的思维发动的灵长类动物”,丢开“思维发动”的难以索解,此言不仅谬而不合(“德国人”不是性情中人吗?那抵押自己给魔鬼,只为了上天入地求索生命理想的浮士德博士、浮士德精神呢),而且画蛇添足,不由分说地让读者的思绪移向作家议论之对与错的判别上,这有什么好处呢?看来,艺术家丢开美感的营造,去操劳自己份外的工作,常常是会吃力不讨好的。作家本人在同文中有一段话倒可以借来作解的:“就好比说一朵花漂亮就行了,你要作切片分析其由什么香料什么色素有机组合呢?这样就会索然无味,而花也会恼的。”

当作家暂时地摆脱世俗的困扰和对政治几近过敏般的兴趣而宁静下来,浮躁的思绪退伏了,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心地温柔、思致悠远而细腻的刘学强,尤其当他沉醉在自然天籁或艺术世界的氛围中时,他温存而多情的笔调是能令读者欣悦而心满意的:

“那是坐小车从阿姆斯特丹往鹿特丹的高速公路中。天公不作美但作诗,时而淋漓漓漓,时而淅淅沥沥,天潮潮地湿湿。同车者戏谑说荷兰凄凄切切似一部黑白片子,而我倒觉得尽是云情雨意……慢慢摇下窗玻璃,细细嗅嗅,清清爽爽新新,有一点点薄荷的香味和一点点草和树沐发后特有的淡淡土腥气;还有飘至唇边上自然要舔舔的冷雨”(《风车物语》);

“天地上下没有风，不见雨，只是桃花瓣似的疏疏雪片在轻盈地飘呀飘呀；又好像在抚额沉思——落下去好呢，还是不飘下去呢？而且有些美丽透明的六角结晶体差不多就停在半空中，悬在那里屏住气息，失掉重量一般，接着又迟迟疑疑地冉冉飘到地面上；把自己在空间所占的地方，让给同样苛刻，同样优柔，同样圣洁的雪花”（《彩色童话在白色结晶里延伸》）；

“我信步逛了肯辛顿公园和圣詹姆斯公园后，转到海德公园，这几个公园连成一片，形成了一条长达四公里多的绿色地带……那参叉不齐、枝柯横生的树林，那素软如酥、青青绿绿的草坪，那弯弯曲曲、偷偷延伸的小径，天然浑成为简单轻松，悠闲自然的都市休息空间，置身于此，人本已遗落了的点点滴滴的大自然情感便油然而生。其实，人对大自然的体会实际上是心灵状态的流露。文明使人离开原始，但我想，文明离原始最近的”（《伦敦，不再朦胧》）；

“整个哥特艺术的主宰形象是圣母玛利亚，有时半闭眼睛，微笑得像慈母；有时略带羞涩，犹如农村少女。我还是喜欢后者形象，那更贴近人性”（《把巴黎“做”旧》）。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莫斯科去来》。在我们整整几代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中，俄罗斯伟大的文学艺术使我们从诞生之日起，就与理想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白夜》、《穷人》、《复活》、《罗亭》……数不胜数啊，那催人肠断的受难与不幸，那一位位脸色苍白的俄罗斯少女的牺牲自我的温柔和纯净高贵的生命使我们对俄罗斯精神一往情深，那神性般的永恒成为我们一代代人灵魂的再生之源。刘学强虽然年轻，却也是俄罗斯精神的忘年之交。正因为这样，在这篇莫斯科记行的文章中，他倾注了更多的温情与祝福，惶惑与期待，不少章节分外优美别致，如：“那天，料峭峭

地飘着雪花，那些六角的水晶体是那樣的从容不迫地降落着，不一会儿，红场周围的草坪，便白茫茫一片，冷冷的温柔覆盖一切。所有树枝都倒悬如垂柳，不胜天鹅绒的重负。”这时的幽默感也是温存的：“还是莫斯科年青的姑娘最容易‘侵占’人们盈寸的眼睛，那秀发大腿真是上帝杰作，在地铁随便抓一个便是明星的料子。困惑的是这些年青漂亮苗条的姑娘怎么一到中年便变得胖壮，个个都像相扑手。”然而，在情溢于文的同时，又读到这类不可思议的语句——“我尽管拉长视线去平视和竖立耳朵去聆听，但常常被其积聚得太厚以至于重重叠叠的文化所抽象”，而且，极其令人不快的生造词“蠢蠢而蠕”又刺目地突兀于文中，误“二”作“两”的旧毛病也复发，阻遏了阅读的优美情趣。

我喜欢刘学强幽默的态度，幽默，是对生活的一种亲切而不失分寸的距离，当他不是一本正经地思考世界格局的分合、人类历史的进退时，他是可爱的：“本来，行街这个话题属于女人们的谈资专利，因为十个男人中有九个男人相信是最怕陪女人行街。又浪费金钱又浪费时间，男人从来是直接了当习性，难以有行街的耐性的”（《在瑞士行街》）。

其实，在那些一本正经的人中间，你几乎找不到一个严肃思考的人。而真正严肃思考人生的人，在传递生命的感受和体验时，却未必要以充满历史理性的律令般的言辞的。一切高贵的情感和深刻的体验都始于最简单而本真的言辞。在这里，你很难找到比散文更适于表达这种感受和体验的文体了。散文，是直接使用普通语言的艺术，它又更多地属于个人，因此，它也很难像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那样大幅度地关注现实。有趣的是，刘学强偏偏不然，他惯于把所历所感的世界缩小，压扁，统统装进他的文章中，这一来，他的文章很像一个百宝囊，读他的文章仿如儿时在街头观“西洋镜”，常有眼花缭乱、目不暇给之感，匆匆一瞥之

间,却又难以留下永恒的印象。如《柏林墙倒了》,一篇几千字的散文,便一占脑儿装进了“雅尔塔体系”,1948年的柏林封锁危机,两德统一及《统一条约》,对希魔和纳粹崛起的溯源与分析,新纳粹主义的肆虐,对德、日两国国民灵魂的比照,柏林的文化遗迹的历史层累性,德国的工业、经济、建筑和文化的方方面面,加上作者漫步街头的种种景观,等等等等,“丰富”二字已不足形容其内容之繁,然而那文学的容器呢,真好似煮溢了的牛奶锅,如何能堪其重任呢。

难以苛责的是,刘学强这一代人眼见着传统的最后瓦解,而在世俗化的现代,很难有哪一位作家还具有但丁或李白式的宏富的想象力和巨大的艺术自制力,那与生俱来的破碎的历史经验使作家很难找到一个稳定的艺术视角,很难有哪一位作家指着脚下的一方土地说,这就是我的安身立命之地。而五色缤纷的世界对于天性敏感而覃思的刘学强又具有太多的诱惑,好奇和欣喜像骚动的海潮无法自控地拍岸而起,这不断蓄积的能量一旦获得释放便表现出急不可耐的特征,因此,他把纷繁的感受匆匆置换成文字,亟欲和读者分享。这便带来了一个问题——一位有优美才华的作家与同样这位心态复杂的感受者站得太近,因而,他的文字活跃,一呼一吸之间节奏感甚强,但也常常侵蚀了艺术的魅力,尽管作家是渴望能展现这份魅力的。“柏林墙倒了”,多么惊心动魄的题目,然而文章却乏于这份慑人心魄的力量。每当作家忘记了“人性”这个更根本的艺术事实,而踌躇满志地投身于人类历史与现实世相的万变波涛之中,我们还得忍受他虽见机智却喋喋不休的高谈阔论,并杞忧式地痛感“主题先行”对一个艺术家才华的莫大伤害。

行文到此,忆及李笠翁《闲情偶寄》中语,终篇之际,好语摄

魂：“使之执卷留连，若难遽别”，而不舍于“临去秋波那一转也”。作文意尽之时，恰如与挚友长夜抵掌谈心，直至东方既白，而终于握别时之依依。竟夕之谈，乐本在逍遥无碍之中；然而，文章毕竟不能学李义山的“无题”法，还是用作者的一段话来作引子吧：“我如今的家倒成了风车的世界，那当然是荷兰人送的礼物——一种玩具式的风车。放在桌头，摆在茶几，立在窗前。风来了，叶片会慢慢地转悠，带走着我的记忆，撩拨起我的情愫。每每从都市繁嚣的红尘中归家来，常常会定目心静，默然回首——看看那风车”（《风车物语》）。

于是，提笔写下“洗尽红尘好作文”，是为序文之题。

1994年1月5日于深圳南天小厅

目 录

序.....	斯英琦(1)
1. 柏林墙倒了.....	(1)
2. 莫斯科去来	(13)
3. 到俄罗斯去“倒”了一回	(27)
4. 把巴黎“做”旧	(36)
5. 拿破仑院士如是说	(46)
6. 在瑞士行街	(49)
7. 失落的性别	(53)
8. 与欧洲文化的“对峙”	(60)
9. US \$:我们信赖上帝	(63)
10. POUND:上帝保佑女王	(67)
11. DEUTSCHE MARK;钞票	(72)
12. FRANC:国王、国徽、艺术家.....	(77)
13. 骑士精神绅士风.....	(82)
14. 伦敦,不再朦胧	(92)
15. 英国御林军的游戏.....	(98)
16. 苏格兰山水变奏	(104)
17. 伦敦的文化景观	(110)
18. 雪暖滑铁卢	(113)
19. 布鲁塞尔最老的市民	(116)
20. 彩色童话在白色结晶里延伸	(125)
21. 风车物语	(132)

22. 冷雨霏霏鹿特丹	(139)
23. 醉后方知酒浓	(147)
24. 送您一国郁金香	(152)
25. 都市的“客厅”	(160)
26. 一位留学生的惆怅	(165)
27. 不再美丽的艺术	(169)
28. 海德堡的浪漫	(174)
29. 小就是漂亮	(179)
30. 狂欢节在西德	(184)
31. 波恩——贝多芬	(194)
32. 用蓝眼睛说话	(202)
——致杰奈老太太	
33. 哈罗, 摇滚乐	(210)
34. 欧美行, 与鸽子为伍	(215)
35. 在美国“牛仔”的故乡	(227)
36. 法·理·情	(242)
37. 相会在休斯敦	(250)
38. 徜徉在“可口可乐”的发源地	(260)
39. “观音”起舞在基督教堂	(265)
40. 女性世界	(273)
41. 亚特兰大的中国太太	(279)
42. 同性相吸和异性相斥	(287)
43. 吃在“唐人街”的尴尬	(293)
44. 太空城畅想曲	(299)
45. 没“根”的人们	(307)

柏林墙倒了

悖论：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二次世界大战已够它折腾得地覆天翻死去活来，何况它还有兀然冒起而颓然倒塌的大墙——引发出了一场“超世纪”的政治大地震。

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城市，许多大国首脑既虎视眈眈又小心翼翼，它有危险的心脏病和特殊的脾气。半个世纪以来，历史学家们均对它兴趣盎然又索解不出一个究竟。你可以说它是历史上施普列河畔的辉煌雅典，你也可以说它是近代德意志民族耻辱的渊藪；你可以说它是东西方冷战的晴雨表，你也可以说它是“雅尔塔体系”瓦解世界格局重新调整的导火线。

地球上没有哪一个城市像它那样一会儿气吞山河称霸世界，一会儿又逆转为多国力量的肢解包围和覬覦之中。

说来道去，它是一个巨大的悖论。当世人注视它的恶浊，它偏偏会腾起耀眼的光亮；当世人膜拜它的伟力，它又会转过身去让你看一看疮痍斑斑的后墙。

哦——柏林。

这就是柏林?!

两头孩：一头伸向东方，一头伸向西方

1987年春寒料峭时节，我在欧洲行旅，遗憾的是没有踏足柏林，尽管我心仪已久。

当时，我在德国南部的大学古城海德堡小住，这里的山水灵韵难以熨平我历史情怀之皱褶；因而向接待我的主人杰奈先生提出要求。

那是一个孤岛。杰奈用低哑的喉音吐出这么一句。

我释然。第三帝国覆灭后，柏林被瓜分为东西两部分，这是欧洲唯一被军事占领着的城市。它位于东德境内，“红色海洋”中的一个孤岛，距西德最近的边界也有170多公里。西德的民航飞机不能飞柏林，三条空中走廊由美英苏法四国控制着。虽说是孤岛，毕竟又是多国利益的错综复杂的交叉点，它的每一根神经都牵动多国的首脑。反过来，柏林被恐吓多了，时而“心脏病”发。第一次大发作是1948年6月，苏联突然切断通往西柏林的一切交通和能源，直接危及西柏林200多万居民的生存。于是东西方关系剑拔弩张，出现战后第一次冷战高潮。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只好架设“空中桥梁”，派出大量飞机向西柏林空投物资。在这场历时11个月史无前例的柏林“解围战”中，美英法空军飞行航次达27万多次，空投物资211万吨，空运费2.5亿美元，工人死亡8人。这才使西柏林活了下来，东西方的封锁与反封锁，最大遭殃者是柏林人，不久后，两个德国先后成立。1961年8月13日，柏林墙兀然冒起，引发了第二次冷战高峰。

它不再是威廉大帝的柏林了，而是被人宰割的两头孩，长不大了；我们改去波恩，那里是贝多芬的故乡。

杰奈又是一脸黯然说。

我只好点头，德国人对文化的过去倒是热情满腔津津乐道。而对政治的过去，他们便冷漠寡言，传统的德意志式的奋发凌厉思维便有意圆钝和懈弛。

柏林也好，德国也罢，作为二次大战的始作俑者，自然逃避不了自食其果的悲剧命运。但德意志民族始料不及的是战后祖国的面貌特征是一个畸形的两头孩，即一个头伸向西方，一个头伸向东方。

人为的助产士们自然是战胜国，当希特勒大势已去仍在柏林地下室里负隅抗之时，在苏联的克里米亚半岛南岸疗养胜地雅尔塔，那座曾是供沙皇尼古拉避暑用的利瓦吉亚宫大门洞开，一场决定世界历史进程的会议召开。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三巨头代表盟国批准了《关于德国占领区和大柏林地区管制的议定书》，虽然美英苏（还有法国也分到一杯羹）对德国瓜分的动机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共识的：均主张用分割和肢解的手段来彻底铲除德国今后发动战争的基础。正如丘吉尔所说：只要有一个匈奴活着，战争就有可能。

一个国家出了一个毁灭性的怪物——当初还盲目跟从为“英雄”，应对了西方一句名言：需要“英雄”的时代是一个不幸的时代。

德国这个两头孩是畸形的，并非该民族的娘胎自然怀孕分娩，而是被占领国强行催产。或许，这两头孩长大成人以后，必然会寻找自己真正的爹娘，这便为德国的统一埋下根子。

不过，我在1987年要是说两德统一的话，人们肯定讥之为政治白痴。我在海德堡大学的知识分子中间倒是听到有人重新吟哦那几句诗。那是歌德和席勒两位德意志最伟大诗人合写的一首诗，发表在《1797年诗歌年鉴》，被称为“赠给即将离去的

客人的礼物”，时隔近二个世纪，重新流行，颇有黑色幽默味儿

德意志人，你们想把自己
结成一个民族国家的希望落空了。
还是培养自己——你们可以做到——
成为更自由的人吧。

别的国家，要么把历史浓缩在宫殿，要么把历史溶解于大自然。而德国，却把历史浓缩在他们形而上的思维王国里。

墙：有形的和无形的

终于来叩问柏林时，那堵长达 43 公里柏林墙倒塌已三载了。

甫下飞机，驰车直奔市区的湖畔酒店，沿途放眼，除了擦身而驰的小汽车，我们仅仅见到三个行人，而且是悠闲自得地漫步。

这并非柏林固有的步履吧？且不说战后美英法苏把太多赌注投入其间引发喧哗，就是近年的突变令地球每个角落都听得见闹腾。曾经沧海难为水，多灾多难大悲大喜的柏林难得把忙忙乱乱的统一大业，洒脱交付给波恩那条小乡镇？

柏林最醒目的遗址当数威廉大帝的教堂，它像一个残缺的贵族还屹立在号称欧洲地理中心的位置上，为周围世俗嚣张的商场包围。尽管它被二战炮火削平了半个脑袋，但余下的眉眼间还器宇非凡。这个钟塔被誉为“柏林最美的残缺。”这是故意保留下来，用以告诫世人战争之残酷。

踱步完库斯滕丹大街，沿着凯旋大街往前走，街心崛起一座金光灿烂的胜利女神像，第一帝国的神态还覆盖着一片蓝天。

施普列阿在眼前流过，这曾是东西柏林的界河，沉郁肃穆在当年严峻而又寒冽的时光里。

对抗——对峙——对话。

历史能告诉人们种种不可能和种种的可能。

昨天和今天显示出僵持的唯有那几座贴近地平线的小墓碑，上面刻着偷越柏林墙死者的名字和日期。面对那一个个白色的十字架，旅人的脑子相信也是一片惨白，不时有人送上几束鲜花，引起一阵唏嘘和叹息。

柏林墙终于坍了，坍在一个民族的精神疆域里，这里是近代史最严峻又最富戏剧性的一幕；世人在电视上目睹，眼前突然空阔：世界的长廊和观看者的心灵长廊，出现了两个景深：历史的景深和民族心理的景深。

勃兰登堡的凯旋门也终于敞开了，我们可以自由自在来往穿行，人们满心满眼满耳都会涌起向世界释放自己的渴念。

这天正好万里晴空，光色畅快柔美。我弯腰蹲在一位金发孩子旁，从他摆卖的布袋里面挑选出最大的一块柏林墙石块，上面是混凝土硬邦邦的，还残留着钢钎凿穿的罗纹痕迹。金发孩子还特意配赠了一张明信片，那是东西德青年奋力推墙的影像，上面清晰显字——90. 1. 26.。

墙石浓缩的那段历史，早已被人破译了。我曾行走过十多个国家带回了各种各样的纪念品，唯有柏林墙的石块，才是如此真实。

从勃兰登堡门穿过，便踏上菩提树大道。这是威廉大帝视为帝都最宏伟的大道，两旁又是最能显示柏林在18世纪荣光的建筑群，尽管许多楼群在战火中化为灰烬了，但东柏林刻意重建和修复，渐显老柏林的原趣。依我所见，东柏林比西柏林更显出帝都气概，更有普鲁士气息。那座希腊庙宇式的德国国家